

项米花看病记

□王泉滔

过完年，项米花把家里收拾好，就去郑州打工了。一天夜里，项米花感到浑身没劲儿，以为是白天干活儿累了，喝了一点儿水，就翻身接着睡了。

第二天起床后，项米花还是觉得身子不舒服，似乎有加重的迹象，于是就到附近的社区医院看病。社区医院的医生诊断后说，项米花身子不舒服可能是怀孕，还有感冒引起的，需要做进一步检查。不放心的项米花又去了市区的大医院检查。到了大医院，挂了专家号，经过检查，项米花被确诊为宫外孕，需要做进一步处理。

这个结果让项米花头大了，她赶紧给丈夫打电话说明了情况。项米花的丈夫接了电话说：

“怀孕流产是常见病。在大医院看病不但费用高，而且不方便，还是回老家看看吧！”于是，项米花就搭顺风车回到了家乡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来到家乡的医院，听说项米花怀孕了，项米花的三婶儿悄悄地说：“项米花怀孕了，项米花的三婶儿再三三求求老中医给开药方，也没能如愿。他们商量后决定先回家，问问二蛋妈的具体情况再说。巧合的是，那年的药方还在。听了项米花的情况后，二蛋妈毫不犹豫地就把药方拿了出来。如获至宝的项米花家人，让项米花按药方抓药煎了汤喝。当天夜里，项米花的下腹部就开始隐隐作痛。问二蛋妈原因，二蛋妈说：“吃完草药，就是这种感觉。”项米花也就没在意。

一晃几天过去了，项米花的下部总会有液体流出。她时常躺在

床上，除了四肢瘫软，精神不佳，也没有过多痛苦的感觉。一天，项米花的丈夫回到家，对项米花说：“我有个朋友认识医院里的专家。我先给朋友打了个电话，看看他能不能帮忙联系专家，给你看看。”在家里等朋友回信时，项米花的三婶儿颤颤地跑了进来，刚进院子就急切地说：“项米花，村里来了医疗队，听说还有啥超，快起来去看看。”“是B超吗？”项米花问道。“不是B超，是带彩的啥超。”

在屋里躺着的项米花一听县里医疗队来村里了，激动不已，刚一下床，就感觉眼前一片黑，随即栽倒在床上。婆婆看项米花栽倒在床上，喊也不答应，推也不动，就大声叫嚷起来，左邻右舍急忙

跑来围观。有急中生智者说：“快把医疗队的专家叫来！”医务人员把乡亲们带领下，快速来到了项米花家，看到项米花面色苍白，脉搏细弱，了解情况后，初步诊断项米花为“宫外孕失血性休克”，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时间就是生命，每一秒都是在和死神赛跑。因当地条件有限，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只好用救护车载着项米花向医院驶去。救护车快而稳地开到了急救中心。项米花通过绿色通道进入手术室。幸好来得及，项米花得救了，仅手术输血就用了800多毫升；若是再晚到十几分钟，后果将不堪设想。

（作者供职于沈丘县人民医院）

一天上午，医院诊室里人满为患。一位身着中学校服的老先生站在屋角处，满脸络腮胡子，一顶“老头帽”扣在头上，与身上校服的不协调，在人群中尤为凸显。

等看病的走得差不多了，这位老先生才怯怯地走到诊桌前。

“同志，您是要看病吗？挂号了吗？”我问道。“是的，还没挂号。”老先生回答道。“请您先挂个号吧！”我又说道。

过了一会，老先生跛着脚，扶着一位老太太走了过来。

“您哪儿不舒服啊？”我问老太太。

老太太怔了怔，说：“大便困难，排便时肛门那儿疼，有时还会出血。”

经过检查，老太太患了直肠癌。我把老太太支开，对老先生详细地讲解了老太太的病。听后，老先生并没有表现出像其他患者那样恐惧，这让我很诧异。我告诉老先生需要尽快做手术。老先生蔫蔫地走了，没有再询问什么。

第二天上午，老先生又来到诊室，待其他病人走后，怯怯地问我：“还有其他治疗办法吗？”看着老先生木讷的脸，我说：“没有。”第三天上午，老先生又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他们下定了决心要做手术。

老太太的手术很成功。在采集病史时，出于好奇，我向老太太询问了他们的夫妻感情状况。

这时，老太太眼里流露出一丝兴奋，说：“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当年，在双方父母不愿意的情况下，硬是走到一起的。婚后由于孩子多，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整个家全靠老头儿一个人扛。有一年收麦时，拉麦子的架子车翻了，把老头儿的腿压折了。为了省钱给我看病，老头儿的病就耽误了，落下了残疾。”说到这里，老太太的眼里满含泪花，手也不停地颤抖。

住院期间，老太太没下过一次床，吃、喝、拉、撒全由老先生一个人照顾。

出院时，我到病房里向老太太交代注意事项，看到两位老人依偎着坐在床边，望向窗外的画面甚是美好。房间里静悄悄的，落日的余晖斜照在屋里，给房间的墙壁一侧留下了长长的身影……

（作者供职于确山县人民医院）

蔫蔫的老先生

□曹天顺

把微笑带回家

□李爱军

前些日子，我跟父亲一起回老家，顺路陪着父亲去看望了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父亲的这位老朋友结婚60多年了，夫妻两人相敬如宾，很少拌嘴。问其原因，父亲的老朋友道出了秘诀：每次回家，自己都是面带微笑，把微笑带回家，让全家人都能感受到温暖与快乐。

家庭是避风的港湾，是放松身心的场所，如果把工作中的不

良情绪和烦恼带回家，会让你最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诚惶诚恐，增加一些无谓的心理负担。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在外面，都是以礼相待，

客客气气；回到家中，却横眉冷对。懂礼貌是做人的基本素质。不是见外，而是一种尊重与感恩。如果你把在外面的烦恼和苦闷带回家里，势必会破坏家里的温馨氛围，让亲人们也跟着你忧心

忡忡。像父亲的这位老朋友那样，给家人一个明媚的微笑，把温馨与欢乐带回家，我想无论多么贫寒的家庭，都会因为这灿烂的微笑，变得温情脉脉、满室皆春。

家庭中，多一些礼貌、理解、尊重、和谐，就会少一点尴尬。一个微不足道的微笑，不仅能给人带来温情与幸福，而且也能让自己感到心情愉悦。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我们的芳华在这里“定格”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医疗队10年回望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灾医疗队启航 刘志刚/摄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里氏8级强震突袭四川省汶川县，刹那间山崩地裂、家园夷平、同胞罹难。地震发生后18小时，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灾医疗队便组建集结完毕，并迅速随河南省抗震救灾医疗队奔赴四川展开救援。

10年后，美丽的汶川新城矗立。10年中，曾携手战斗的白衣天使回归各方。但生死线上的救援，余震中的挺进，血与汗伴着泪水凝成的记忆宛然如在昨日。10年前，曾经将自己的芳华“定格”在那场抗震救灾战斗中的白衣天使们，如今回忆往事，依然豪情满怀。

思绪飞回“第一线”

□陈勇

一年一度的护士节来临了，我的思绪不禁又回到了汶川大地震后那段惊心动魄的时光。

2008年5月13日，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灾医疗队乘飞机到达成都，随后在简阳市人民医院停了下来。随我们同时到达简阳市人民医院的，还有从灾区抢救出来的近300名危重病人。到医院后，我们一头扎到病区里，对整个病区的病人进行评估，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分流安排手术。一遍遍检查调试刚刚运到的监护仪、麻醉机、除颤仪等设备，讨论病情，制定手术方案和麻醉方案。

灾区的气氛沉重压抑。每天，我们将抢救出来的危重病人尽量运到条件较好的地方接受治疗，不适合转运的就地进行先期处理。黄金救援时机很

快就过去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变成了防疫。俗话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连续不断的余震导致地震后出现的堰塞湖决堤，下游出现了洪涝灾害。潮湿的空气中夹杂着尸臭味，引来了大群的苍蝇，让人难以忍受。我们不敢摘下口罩，只能用84原液对着苍蝇喷洒，用84原液味对抗着空气中的尸臭味。

每到晚上休息时，我们就会聚集在帐篷里讨论白天的工作。医疗队的刘志刚提议建立党小组，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医疗队刘志刚和郭庆功带领下，我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写

下了思想汇报和入党申请书，火线入党。通过组织党员学习活动，我对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每天，我们按照计划上山排查伤情、疫情。我们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下午很早就得往驻地赶，因为汶川的白天经常会下雨，下午路上随时会出现新的塌方。

那天，像往常一样，刘志刚带领小分队到县里一个比较偏远的小山村走访。下午3点，其他小分队都陆续回来了，唯有他们一直不见踪影。灾区的通信信号非常糟糕，医疗队的其他队员都守在路边焦急地等待着。4点，5点，还

是不见刘志刚带领的小分队的踪影。队友们更加担心了。没过多久，从刘志刚带领的小分队出发的路上传来消息，距离驻地十几公里的地方发生大面积塌方，路况不明，伤情不明……但除了等待，我们又别无选择。大家都非常担心，在那一刻，大家强烈地感觉到，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是一个家，每一个队员都是这个家庭里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到了晚上12点多，我们终于看到刘志刚他们乘坐救护车回来了。队友们一下子都围了上来，呼唤着对方的名字。看到刘志刚安然无恙，大家抱作一团，又哭又笑。平静

下来后，刘志刚说，他们的车子被阻挡在落石区，前面的车子被砸毁，多亏了他们的救护车司机倒车速度快，才逃过一劫。

随着救灾工作的进行，医疗队决定撤离一大部分队员，留下一小部分队员等待第二批医疗队的到来。大家都盼望着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晚上，回到帐篷里，郭庆功说：“我年龄最大，我留下来。”刘志刚说：“我身体强壮，我留下来吧。”我说：“我刚火线入党，又年轻，这里又没有太多的工作了，就把这个机会留给我吧！”最后，我留了下来。

返回郑州那天，在新郑机场看到同事捧着鲜花迎接我时，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大声地呼喊：“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的家，我终于回来了！”

的强烈渴望，继续忙碌着。经过10个昼夜奋战，我们终于完成了简阳市人民医院的重伤患者的手术救治任务。据统计，在汶川参加医疗救援的10天里，我做手术50余台，治疗伤者近百人。

临返程时，很多患者和家属专程来为我们送行。一位大妈握着我的手说：“谢谢张医生，谢谢河南专家。”听到这句话，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如今，我已是一名有着近1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汶川的那些日日夜夜，不会忘记那些顽强奋战在抗震救灾最前线的人们。

难忘汶川的日日夜夜

□张国瑜

回望在汶川的日日夜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经历，是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一次重要洗礼。我常想，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因为这是一名医生的天职。

10年前的5月13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医院通知，第二天一早就要赶赴汶川灾区。同为医生的妻子非常支持我，但也充满了担心。我对妻子说：“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对医生来讲生命最大，我希望能成为让儿子骄傲的爸爸。”

5月14日19点30分，河南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灾医疗队抵达成都双流机场。按照组织安排，我和我们医院一名麻醉师、一名护士被派往简阳市人民医院，开展后方危重伤员的医疗救援工作。

第二天，随着各种医疗物资的到位，来自各地的医生和护士被分成多个手术小组为伤者分批进行手术治疗。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简阳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墙上那一道道地震后留下的裂缝。因

为仍有余震不断袭来，我们每个医生旁边都放着一瓶水，以防手术室倒塌被掩埋后，能有水保命。

随着救援任务的加大，我们很快就适应了环境。在前几天的多台手术中虽然遇到余震，但医务人员都能泰然处之，顺利完成手术任务。由于伤者较多，我们每天要进行10多个小时的手术，再加上查房、制定手术方案等，一天下来只能休息几个小时。

在“5·12”抗震救灾的危难时刻，有这么一群人挺身而出，肩负起带领群众抗震救灾的重担，他们就是共产党员。在河南省抗震救灾医疗队中，党员总是身先士卒、迎难而上，带头冲在抗震救灾最前线，让我们深受感动。

在救灾一线，我利用晚上不多的休息时间，用满腔激情写下入党志愿书。

我怀揣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崇敬和对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强烈渴望，继续忙碌着。经过10个昼夜奋战，我们终于完成了简阳市人民医院的重伤患者的手术救治任务。据统计，在汶川参加医疗救援的10天里，我做手术50余台，治疗伤者近百人。

临返程时，很多患者和家属专程来为我们送行。一位大妈握着我的手说：“谢谢张医生，谢谢河南专家。”听到这句话，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如今，我已是一名有着近1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汶川的那些日日夜夜，不会忘记那些顽强奋战在抗震救灾最前线的人们。

又是一年“5·12”

□丁洁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参加汶川地震救援，距离现在已经10年了。

当时，进入地震核心区的道路还未被打通。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灾医疗队被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安排在简阳市人民医院工作。经过简单交接，医疗队员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去。

2008年5月16日，进入汶川的西线陆路通道已经打通。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命令河南抗震救灾医疗队向汶川开进。到

地震核心区抢救伤员是每位医疗队员的心愿，大家纷纷写下请战书。

由马尔康镇通往地震核心区的道路越难行了。艰难的道路，险峻的环境，每个队员的生命都面临着威胁。

经过10个小时的艰难跋

涉，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们一方面医治伤员，另一方面深入山区、村寨巡诊营救。在一次次救灾过程中，刘志刚带领的医疗小分队在巡诊返回营地的途中，其乘坐的救护车险些被汽车般大小的石块儿砸到，情况十分危险。十几分钟

后，刘志刚后方两公里处还发生一处更大的塌方。两处塌方把医疗队员困在了路上。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其他医疗队员都非常着急、担心，不敢多想，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终于，等了将近3个小时，刘志刚带领医疗小分队安全归来……

在地震灾区工作的每一天，我和队友们都要克服着心理上、身体上、生活上的重重困难。我们吃的是冷水泡面，住的是帐篷地铺。白天帐篷里热得像蒸笼，夜晚冷得难以入睡。高原强烈的阳光照射让我们脸上都蜕了皮，不断发生的余震和塌方随时都会带来危险，但这些困难动摇不了我们坚强的意志，我们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

西行琐忆

□刘志刚

过了马尔康镇，大巴沿着317国道在川西高原的群山河谷间迂回前行。公路旁蓦然闪过距离汶川还有多少公里的指示牌，让我怦然心跳。9年零4个月又11天，我在心里暗暗计算着。间隔了如此漫长的等待，终于又回到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汶川川县。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强震突袭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18小时，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灾医疗队便组建集结完毕，并迅速随河南省抗震救灾医疗队奔赴四川展开救援。由于通往汶川县的最近道路被地震全线毁损，按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指示，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灾医疗队乘救护车反方向迂回近1000公里，随道路抢险部队突击进入地震核心区。自出发后，雨就一直下个不停，救灾医疗队的队员们冒雨艰难跋涉，昼夜兼程，在马尔康镇短暂休整后，沿317国道向北挺进地震核心区。在刚刚抢通的道路上行进，所见触目惊心，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形成了一座座百米高的半圆锥形巨大塌方体，直达山谷底部的江面。塌方所至，树木、房屋、道路悉数被摧毁，其下方的江水浊浪奔腾宛如一条被激怒的巨龙。塌方体之间残存的道路上落石密布，到处可见被巨石砸毁的车辆。道路是抢险部队官兵冒着危险，用推土机在塌方体上推出的一道浅沟，仅有一辆车的宽度。连续降雨使塌方体更加松动，车辆通过时，塌方体上方的石块不断滚落，险象环生。

此时，车载对讲机里传来紧急命令：“各救护车密切注意塌方落石！医疗队员们分头携带药品设备，救护车前门都要安排专人值守，一旦车辆被砸不能行动，要立即弃车！”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灾医疗队立即分工，由郭庆功、陈翠平两位老师携带设备，丁洁、孙瑞敏两位年轻护士携带药品，我和王胜利医生分别把守前后车门，手不离车门把手。救护车仿佛惊涛中的一叶小舟，在剧烈颠簸中奋力前行。雨雾和着泥浆遮盖了车窗，窗外一片模糊。滚落的石块不时击中车顶、车体，发出巨大声响。车厢里每个人都紧紧抓着背包默不作声。这时，我发现坐在我对面的医疗队员里年龄最小的队员——护士丁洁，在自己的急救服上写下了“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几个字。我好奇地问丁洁原因，丁洁说：“万一我们的救护车被塌方体掩埋了，我想让挖我们的人知道我们是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一时间，我的心里很难过，也很后悔，为什么要带几个年轻的同事来执行这样危险的任务，让他们以“小年轻”就得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中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我当时暗下决心，不管灾区处境多么困难、多么危险，我一定要想方设法保证他们的安全，让他们平安回家！但事实证明我是错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几个年轻同事很快就适应了灾区艰苦恶劣的环境。无论是在临时医院抢救伤员和在宿营地搭建帐篷，还是到边远地区转运伤员，到临时安置点发放药品，他们都能做到坚韧、乐观，出色地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以实际行动为“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队员”这一称谓做出了完美注解……

（作者为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